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十年燈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

十年灯

一



细将风教入章回

诸葛青云

从小跟随家长，足迹流转国内。就学于北平、上海等地时，便嗜读《武侠小说》成痴，还珠的《蜀山》、《青城》，朱贞木的《罗刹夫人》、《七杀碑》，郑证因的《鹰爪王》，白羽的《十二金钱镖》，平江不肖生的《火烧红莲寺》，赵焕亭的《洪扬豪侠传》，王度庐的《鹤惊昆仑》等名著，都看得我神游其中，废寝忘食，甚至掩卷都能背诵。

等到了台湾，大学毕业，充任公务员时，因欲寻找副业，弥补微薄薪资，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，仗国学修养、地理知识，暨腹中“武侠存货”，试为“侠稗”写作，冀能“煮字疗饥”！

有意栽花，花多难发；无心插柳，柳竟成荫？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、略助浇裹的“副业”竟成为谬获众嗜、欲罢不能、无法甩脱的“专业”，成为“相当累”，但也“相当有趣”，多交了海内外无数“知音朋友”的专门“爬格子动物”。

星、马的《星洲日报》、《南洋商报》、《通报》、《新明日报》，泰国的《星暹》、《京华》，香港的《成报》、《快报》、《新报》、《星岛》、《工商》、《华侨》，日本、韩国以及菲、美的《侨报》，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，同时都有“连载”。我几

乎日撰万言，要写十个长篇以上，才略堪应付！这一篇，正在卿卿我我，妾意郎情；那一篇，却剑底飞魂，刀头舔血，情绪要不停转变，汗水要不停滴落，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。

这工作，有“荣誉感”，也有“空虚感”。换言之，这种“消耗心力，娱乐别人”的“特殊职业”，是乐事，也是“苦事”!!! *

同文中，着实有几位老友，都是“超超好手”！金庸的“深厚学识”，古龙的“新颖才华”，卧龙生的“沉美笔力”，高阳的“丰特史眼”，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，深愿“尊之为师”，“敬之为友”的！

可惜，金庸住得远，港台非迤，海天相隔，致疏亲近；古龙和高阳，又滴期已满，先弃“红尘”；只有一位“卧龙生”（牛鹤亭兄），和我彼此所居，近才数里，可以常相往还。说也很有趣，“诸葛”、“卧龙”，关系本妙，一个是“出山之龙”，一个是“在山之龙”，只不知两岸的“出版社”与“读者”中，有没有肯“三顾茅庐”，赏我们饭吃，要我们“六出岐山”，“七擒孟获”，为他“鞠躬尽瘁”而已。

卧龙生迁移新居，写副“对联”，送他补壁，彼此的关系、成就以及抱负，于其中略见端倪，录供知音一察!!!

“铸侠骨，状奇行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，各有声华惊海宇！”

振黄魂，扶正气，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，细将风教入章回！”

第一回 江湖夜雨十年灯

灯的境界很多，也很美，尤其是在词客诗人的笔下。

“锦帐燃花好，罗帏照梦醒”，是旖旎之灯；“活火明千树，香鹿动六街”，是富贵之灯；“滩头谁断蟹，萍面认飞萤”，是打鱼灯；“红裳经幔咏，青焰梵宫寒”，是佛前灯；“十年窗下影，一点案头心”呢？应该是读书灯了。

“落月澹孤灯”，清能有味；“花落佛龕灯”，淡欲无言；“茶当影裹煮孤灯”，是风雅逸士；“静参禅语看传灯”，是方外高人；至于英雄老去，白发催人，壮士穷途，天涯潦倒，尤其是在凄凄夜雨，黯黯昏灯，独倚客窗之下，定然会把如梦如烟的往事，一桩桩幻起心头，强者抚髀与感，拔剑高歌；弱者举酒浇愁，低徊叹息。这种情况，用简短的词藻，极难描述得深刻动人，但宋代的大诗人黄山谷却作到了，他有七字好诗，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传诵千古。

大别山，在皖豫鄂三省边境，已经是很有名的大山，但山中还有一条形势奇险，名称更凄厉慑人的峡谷，叫做“幽灵谷”。

“幽灵谷”名称的由来，是因为每逢凄风苦雨之夜，这条险山难行的峡谷以内，便有一盏绿荧荧、鬼火似的孤灯，在风雨中飞来飞去，所以一般山民，都认为谷中住着一位“幽灵”。何况谷口又时常发现一具具的死人白骨，久而久之，“幽灵谷”的名气，几乎比大别山还大，但独户山民，却对这条奇异的峡

谷，望而生畏，不敢妄入谷内半步。

遥对“幽灵谷”口的山路右侧，倚着峰壁，建有一座两层竹楼。竹楼的主人，是个七八十岁、瞎了一只左眼的跛足老头，他就靠这座竹楼，卖些淡酒粗肴度日，偶而也留住一两位错过大站食宿的旅人游客。

但一连两夜以来，“幽灵谷”中，突然发生极为怪异、令人惊诧之事！

每一夜的三更至五鼓之间，总有人提着一盏盏奇形怪状的各色花灯，走进“幽灵谷”，但进去的却未再出来。

眇目跛足老头，手里拿着他那根旱烟袋，倚着竹楼数道：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……七个！”

跟着第二日由樵夫猎户口中，传告左近山民的惊人讯息，那便是“幽灵谷”外，发现了头颅不知被何物抓得稀烂的七具尸体！

第一夜七个，第二夜四个，如今是第三夜了，眇目跛足的胡老头，在三更刚打之际，又见从东南方驰来一条黑影，黑影手中，仿佛是提着一盏八角形的绿宫灯，进入“幽灵谷”内。

他不由轻啜一声，回头向在自己竹楼上，业已住了一夜，如今还带着满面愁容，独饮闷酒的年青英俊的客人，含笑说道：“我胡老四在此设这间小小酒楼，已有足足五年，这五年以内，每年的七月初十到七月十五之间，‘幽灵谷’总要发现一些远近来此的江湖朋友所遗的尸骨。今年仿佛更怪，今天才七月十二，连方才手提八角纱灯进谷的，已有十二人之多。邢客人，我看你这一日一夜以来，糊了又拆、拆了又糊地费尽心，不知想做什么奇形花灯，难道也是想要冒险进那‘幽灵谷’内一游么？”

那姓邢的青年客人，约莫只十八九岁，星目剑眉，极为英

俊。但自入店以来，脸上始终罩着一层愁云，此时拈杯眼望“幽灵谷”口，但见又自东方投入一条手提红灯的人影，不由眉头越发蹙皱，向店家胡老四说道：“胡老人家，这些事不要提它，来来来，你把酱牛肉再替我切上半斤，酒也加上一小缸，我请你喝酒。”

胡老四眼望东面山口，又现出两点流动的灯光，嘴中不觉喃喃自语说道：“连这两个，是十五个了。对，还是喝酒最妙！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几见月当头！又道是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？像这几条提灯的人影，此时不来我竹楼之内，喝上两杯，等明天躺在‘幽灵谷’口，便想喝也喝不成了。”

一面嘟囔，一面切来半斤牛肉，捧出一小缸自酿白酒，向那邢姓青年说道：“邢客人，你这一日一夜，在我店内花费已多，胡老四休看人穷，却好交朋友，这半斤牛肉和五斤白酒，算我做东请你！”

邢姓青年惨然一笑，回手自怀中摸出十两黄金，目注这位风尘满面、目眇足跛的店主人胡老四说道：“胡老人家，你猜的不错，我至迟在七月十五的三更至五更之间，要进‘幽灵谷’内一行，但此去生死不知，祸福难卜，也许能遂我的苦心孤诣，也许便与其他江湖人物一般，埋骨大别山中。这锭黄金，送与老人家，去向城镇以内，设肆谋生，不必再在这等深山古道之中，与幽灵蛇兽为伍。”

胡老四目光并未注视邢姓青年送给他的那锭黄金，却在他的右手中指所御的一枚黑铁指环之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毫不客气地接过黄金笑道：“邢客人如此好心，那住在‘幽灵谷’内的‘幽灵’，或许不会难为你，也说不定。但邢客人有何要事，非进那鬼气森森的‘幽灵谷’不可呢？”

邢姓青年苦笑摇头，胡老四也不再问，提壶替他斟了一杯酒道：“邢客人，你手上这枚黑铁指环，式样很好，是哪里买的？”

邢姓青年眼望“幽灵谷”口，仿佛又投入一点紫色灯光，他眉头紧蹙，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这枚铁指环，是我家传之物。”

胡老四仰头喝干一杯白酒，忽然狂笑说道：“邢客人，你虽然年纪轻轻，倒是久走江湖，懂得‘逢人只说三分话’。我看你大概不姓邢吧？”

邢姓少年闻言一惊，双手按桌，霍然站起，但见这位年老残疾的店家，神色安详，毫无敌意，遂又缓缓坐下，诧声问道：“胡老人家，你……你此话何意？”

胡老四哈哈笑道：“我胡老四壮年之时，也在武林中舔过刀头鲜血，直到被人弄瞎一只左眼，打破一条右腿，才退出那步步荆棘的险峻江湖。所以武功虽然不高，见识却是不浅，你手上所戴的这种指环，是当年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大侠的成名暗器，既称家传，当然不应该姓邢了。”

少年被胡老四一言揭开真实面目，竟然眼内泪光乱转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老人家既是武林同源，晚辈韦明远不敢再复相瞒，先父临终之际，命晚辈持他老人家这枚‘二相钢环’……”

韦明远话犹未毕，胡老四猛然瞪目问道：“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大侠何时弃世？”

韦明远凄然垂泪答道：“三月以前。”

胡老四眉头一皱，又复问道：“听韦老弟言中之意，令尊竟似不是善终？”

韦明远方一点头，胡老四独眼之中，精光微闪，跟着问

道：

“仇家是谁？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大侠一身内家绝艺，普通人……”韦明远切齿恨声答道：“当然不是普通人物，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师徒，与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，联合攻击先父一人，先父在掌震‘欧阳老怪’的弟子‘游仙羽士’以后，终于中了‘雪海双凶’大凶‘玄冰怪叟’司徒永乐的‘玄冰毒芒’，虽仗那柄无坚不摧的古铁剑，施展两仪八卦剑术，突出重围，但仍告毒发不治。”

胡老四独眼凝光，眉头深蹙说道：“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，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，果然是当世邪道之中的顶尖人物，稍差一点的武学，根本不足以向他们寻仇，难怪老弟想起了大别山‘幽灵谷’内所住的这位‘幽灵’。”

韦明远闻言忙向胡老四问道：“胡老前辈知不知道‘幽灵谷’中那位奇人的底细？”

胡老四干了两杯白酒说道：“老弟既然对我说了实话，胡老四也未便相瞒，我与谷中那位‘幽灵’，做了五六年的邻居，难道还摸不清他一些脾气？”

话音到此略顿，又啜了一口白酒说道：“老弟手上带着这枚‘二相钢环’，虽与谷中所住的那位‘幽灵’，渊源甚深，但他近十年来，因为被一件意外的伤心之事，刺激得理智半昏，狂性大发，不等你把这枚‘二相钢环’，说明来历，便会中了他‘太阳神抓’，尸横谷外。”

韦明远听得愁聚眉梢，苦笑说道：“照老前辈如此说法，只有甘冒奇险，在每年七月初十到十五之间，提灯进谷，一试命运。”

胡老四点头答道：“对了，非灯不可，又非在七月初十至十五的每夜三更到五更之间，提灯进谷不可。但这多年横尸

‘幽灵谷’外的屈死冤魂，他们只知‘幽灵，情性的一点皮毛，所做的灯，完全叫‘送死灯’，顶多能使他们在上鬼门关的一段路途之中，不太黑暗，并为猎户山民，留传一点神话而已。”

韦明远自胡老四语气之中，听出几分微妙，慌忙问道：“胡老前辈隐居‘幽灵谷’多年，总该知道谷中那位奇人，所喜爱的是何种式样、什么颜色的灯了？”

胡老四独眼一眯，向韦明远点头笑道：“我不但知道‘幽灵’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、何种式样的灯，并且会做，你要不要我替你做上一盏？”

韦明远立时站起身形，长揖称谢。

胡老四摇手笑道：“我胡老四如今是生意人，生意人讲究报酬，我……”

韦明远神色昂然地接口答道：“只要老前辈能令我习成绝艺，报却杀父深仇，任何赴汤蹈火之事，无不应命！”

胡老四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神色笑道：“我所要的报酬，只是交给你三封密柬，你在艺成出谷，每杀却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、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之中一人之时，便拆开一封密柬，照我密柬上所说的行事。”

韦明远虽然不知道胡老四要在柬上命自己去做何事，但人家是叫自己每杀一个仇人之后，才拆阅一封，他当然点头应允。

胡老四听他答应，脸上顿时又复现出得意的笑容，因楼外村鸡已唱，曙光微透，遂与韦明远各自安寝，等到他们一觉醒来，果然樵夫猎户，业已议论纷纷，“幽灵谷”外又复横尸五具。

午饭过后，胡老四便开始替韦明远扎灯，但他所扎的，只是极普通的一盏红纸圆灯，韦明远想起七月初十、十一、十

二、十三日的每日夜间，提着各型各式玲珑灯盏，闯进“幽灵谷”，而结果全变成暴露谷外的十六具遗尸之人，不由皱眉问道：“胡老前辈，难道‘幽灵谷’内那位奇人，所喜欢的就是这种灯么？”

胡老四点头笑道：“你只要在一个风雨凄凄之夜，手提这盏红灯，慢慢直进‘幽灵谷’，最好在口中再低吟一首缠绵悱恻的歌词，则谷中那位幽灵，决不会对你骤下辣手，只要他容你献出这枚‘二相钢环’，学艺复仇之事，大半即可如愿。”

话完以后，又取过一罐黑漆，在那盏圆形红灯之上，加漆了“十年”两个大字。

韦明远相信这位看来颇似江湖隐迹异人、足跛目眇的胡老店主不会哄骗自己，但听到灯虽做好，还须等一个凄凄风雨之夜，才可提灯进谷，心中不觉愁思，万一这十三到十五的三日之间，天不下雨，岂非要错过机缘，等到明年七月初十，才能再到这大别山“幽灵谷”内，一试命运？

胡老四仿佛江湖阅历极深，竟然看出韦明远心内所思，他哈哈笑道：“韦老弟不必发愁，常言道得好：‘近山知鸟性，近水识鱼情！’我胡老四在这大别山中住了多年，还看得出这‘幽灵谷’一带的风云变幻。昨日黄昏，西南有虹，今夜不到初更，必然降雨。”

韦明远听他这样说法，也只好将信将疑，独自以酒浇愁，但胡老四却兴冲冲地，写了三张柬帖，密封妥。

夜来月色，特别昏黄，萧索西风，逐渐加强，打过初更之后，果然降雨。

韦明远心头狂跳，坐待三更，胡老四忽似想起甚事，向他含笑问道：“韦老弟，你家传的那柄无坚不摧‘古铁剑’呢？怎么不曾带在身旁？”

韦明远脸上一红，嗫嚅答道：“晚辈因‘幽灵谷’求艺之事，几乎万死一生，遂把先父所遗的那柄千古神物，交与我一世交好友，代为保管。”

胡老四点头一笑，侧耳细听远远的山村梆鼓，正打三更，遂把那三封密柬，注上先后开阅次序，交与韦明远，神色异常凝重地说道：“韦老弟，武林中人最讲究的是一诺千金，笃守信义，你本来已有极好根基，若再获谷内‘幽灵’传艺，最多不到两年，必然成就一身绝学，出谷报复亲仇，但对我这三封密柬，却不可遗忘食言，必须在每杀掉西昆仑‘欧阳老怪’、北天山‘雪海双凶’之中一人，便打开一封密柬，照柬上所说行事。”

韦明远剑眉双扬，朗然答道：“胡老前辈对我这番成全之德，刻骨铭心，粉身难报。韦明远也是热血男儿，怎会食言背信？”

胡老四拊掌笑道：“但愿你能如此。幽灵谷口，先后已投进四点灯光，加上如今雨细风微，正是最佳的进谷时机，我敬祝老弟此去，无险无凶，称心如愿。”

韦明远霍然起立，自胡老四手中，接过那盏红纸圆灯，向他深施一礼，飘身跃出竹楼，便往“幽灵谷”赶去。

离谷口约有十丈左右，韦明远便觉血腥刺鼻，发现四具天灵盖被人抓得稀烂的尸体，不由心中一凛，毛发悚然，抬头看时，只见凄风苦雨之中，“幽灵谷”内，竟有一点绿荧宛如鬼火似的灯光，漫空飞舞。

这种情况之下，极易令人心胆生寒，但韦明远父仇悬念，难顾本身安危，想起胡老四曾经说过，进谷之时，最好口中低吟缠绵悱恻的歌词，遂把手内红纸圆灯一举，凄声吟着元好问的“雁邱词”道：

“问世间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！
天南地北双飞客，并翼几回寒暑？
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，
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
横汾路，寂寞当年箫鼓，荒烟依旧平楚，
招魂楚些何嗟及？山鬼暗啼风雨！
……”

韦明远吟至此间，人已走进“幽灵谷”口，他身后远远暗随的胡老四，看得极其分明，“幽灵谷”内，那点漫空飞舞、鬼火似的绿灯，不但随着韦明远的吟声，越飞越慢，还发出一种感触伤怀的悲凉叹息。

等到韦明远红灯人影，在谷口消失，那阙“雁邱词”，也唱到尾声：

“天也妒，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？
千秋万古，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……”

余音袅袅，渐渐成为游丝飘缈，由有而无，“幽灵谷”内，遂成一片死寂。韦明远手中的红纸圆灯，与漫空飞舞的绿色鬼灯一齐消失，听不见半声轻语，看不见半点微光，所有的只是飒飒凄风，丝丝苦雨。

胡老四看了谷口的四具遗尸一眼，眉稍微轩，脸上浮起半丝淡笑，身形闪处，哪里还像是七八十岁的跛足老人，简直快捷得宛如一缕轻烟，向自己那座竹楼扑去。

回到楼中，自行斟了一杯白酒，倚窗遥望“幽灵谷”，只见韦明远手内所提的那盏红纸圆灯，就这片刻之间，竟已高高挂在“幽灵谷”口。

胡老四心内一宽，饮尽手中白酒，喃喃自语说道：“‘幽灵谷’口，到今日才见悬灯，我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忽然内劲一发，把掌内酒杯，捏成七八碎片，以“倒洒满天星”手法，向竹楼东口，用反掌一把甩出，并沉声喝道：“老夫不涉江湖，已约十年，哪位道上同源，夤夜来此，有何见教？”

话音方落，楼口一阵哈哈大笑。飘进一位五十来岁，一身青色劲装，肩插双钩的瘦削老者，向胡老四抱拳笑道，“胡四哥虽然一隐十载，但这手暗器之中隐含真力，却丝毫未弱，更胜当年。若非小弟近来亦有寸进，光这一把见面礼，就有点承受不住呢！”

胡老四看见来人竟是昔年好友，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由欣然笑道：“许贤弟别来可好，想煞你这懦弱无能的胡四哥了。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脸上现出一种急切的神情，向胡老四说道：“四哥，我们且慢叙阔，你可知道‘东川三恶’业已寻得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，来找这‘幽灵谷’内‘幽灵’，再有片刻光阴，便将到达了么？”

胡老四闻言，独目之中精光一闪，突然声震屋瓦，轩眉狂笑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，总算费尽苦心，居然寻得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。但许贤弟你看，他们来迟半步，‘幽灵谷’口，业已高挂红灯，三恶纵然胆量包天，恐怕也不敢擅进此谷。”

说到此处，突然眼珠略转，露出一一种得意的笑容说道：“许贤弟，我倒想起一条妙策，来个将计就计，借刀杀人，让这平素极其凶狠毒辣的‘东川三恶’，白白寻得‘天香仙子’故物，千里远来，而一齐死在谷内‘幽灵’的‘太阳神抓’之下。”

话完，飘身出楼，向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把手一招，又往“幽灵谷”口赶去。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不明胡老四怎样用计，只得随后紧跟。胡老四到了离谷七八丈远，便驻足向许狂夫尽量低声说道：“许贤弟，我们小心潜进，到了离谷口三丈左右，便施展你的‘无风燕尾针’把高高挂起的那盏红灯悄悄击灭，然后急行纵退。”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也知道谷内“幽灵”习性，谷口既已挂起这盏红灯，即表示此谷已封，任何进谷者死。

他业已明了胡老四要把这盏红灯打灭之意，是使马上赶来的“东川三恶”，不知“幽灵谷”业已封关，定然倚仗他们身旁带有谷内“幽灵”已死爱侣“天香仙子”的昔年故物，硬闯谷中而遭毒手。

他不由暗赞这位胡四哥，自从惨遭铩羽，一隐十年，但机智武功，丝毫未减，遂点头一笑，摇手暗示胡老四不要跟来，慢慢走进四丈，屈指弹出三根自己威震江湖的暗器“无风燕尾针”，谷口高悬的红灯，果然应指而灭。

谷口红灯一灭，远远的山道之上，即已现出三盏流动极快的红色灯光，向着“幽灵谷”方向，电疾驰来。许狂夫急忙悄悄退回，与胡老四一同跃上一株巨树，藏身枝叶丛中，静观其变。

来人身法奇快，不多时已到近前，三个身穿同式玄衣的矮瘦之人，手内所提也是与胡老四替韦明远所扎一模一样的红纸圆灯，互相略打招呼，便若有所恃地闯进“幽灵谷”口。

刹那之间，谷内忽起惨嚎，胡老四与许狂夫相视一笑，便见谷中凌空飞出三条黑影。

这三条黑影，仍与先前那些遗体一般，均是头顶“百会”重穴，被人抓裂毙命。

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一见死尸抛出，正待有所动作，胡老

四把他拉住，摇手示意，再候片刻。

果然跟着“东川三恶”的尸体以后，又自谷中闪出一条快得简直不似人类的黑影，在悬那红灯的崖壁之间，上下飞腾好一大会，才隐入谷中不见。

胡老四自那条黑影隐没以后，又等了一盏茶的时间，遂与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蹑足轻身地在“东川三恶”遗体身畔，搜出了一枚黄铜圆筒，一双白玉小盒。

这时五鼓已敲，风停雨住，天空中的浓云，亦已渐渐消除，仅有星月微光，依稀可以辨出“幽灵谷”口，先前高悬红灯的崖壁之上，竟被人用一种从来罕见的绝世神功，镌出了八个盈尺大字：

“此谷已封，妄入者死！”

胡老四看清这八个大字以后，与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，相顾一笑，便即各展轻功，回转酒楼以内。

许狂夫见自己这位胡四哥，精神焕发，笑逐颜开，不由也自笑道：“胡四哥，难怪你这样高兴，今夜不但假手谷内‘幽灵’，抓死与你夙仇甚深的‘东川三恶’，并又复得了‘天香仙子’的昔年故物……”

胡老四正自安排酒菜，欲与这位久别好友畅饮，此时，突然打断了许狂夫的话头，接口笑道：“许贤弟，你只把我高兴的事，说对一半，除了这两件以外，还有两件，你猜得出么？”

许狂夫举杯饮了一口，摇头笑道：“胡四哥昔年有‘铁扇赛诸葛’之称，小弟怎会猜得出你的心事。”

胡老四也就座，用箸夹了一片牛肉，一面入口咀嚼，一面笑道：“第一件好猜，我胡子玉遁迹大别山，几近十年，今日才与昔年旧友重逢，怎会不喜。第二件则比较复杂，贤弟可还记得你老哥哥这只左眼与这条右腿，是残废在何人手下么？”

许狂夫饮干杯中余酒，目注这位当年威震江湖的绿林侠盗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，诧然问道：“你我生死之交，四哥的当年恨事，小弟怎会忘怀。你左眼是被‘东川三恶’暗中设伏，以无数石灰包飞掷所伤，右腿则是残废在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那柄无坚不摧的‘古铁剑’下。”

胡子玉好似勾起当年恨事，眉梢略蹙，但瞬即恢复了满脸得意的笑容，又复向许狂夫问道：“许贤弟，这‘幽灵谷’口，为何高挂红灯？”

许狂夫点头笑道：“这段故事，小弟知悉甚详，谷内‘幽灵’，虽极怪僻，实在确系性情中人。自爱侣‘天香仙子’，十年前初十得病，病了六日，突然去世，早就悲痛得不欲独生。不过一身绝艺，未获传人，所以才在‘幽灵谷’内，偷生十载，年年七月初十至七月十五的凄凄风雨之夜，尝尽人间天上的刻骨相思！如今谷口红灯一悬，即表示已获传人，但等一身惊世骇俗的奇特武学，完全教会门徒以后，即行追随爱妻于九泉之下。”

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听得不住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贤弟说得一点不错，但你可知道谷内‘幽灵’的那位传人，是我教他进谷之法，并且就是用‘古铁剑’残我右腿的‘飞环铁剑震中州’韦丹的独生爱子么？”

许狂夫闻言不由愕然问道：“四哥这种举措，小弟实在莫名其妙。伤你左眼的‘东川三恶’，被你略施巧计，业已横尸‘幽灵谷’外！但伤你右腿的韦丹之子，却被你助他进谷，学习足以睥睨武林的盖世绝学。同是一样仇人，竟施以‘以怨报怨’及‘以德报怨’两种截然相反的手段，到底用意何在？”

胡子玉独目之中神光一闪，朗声答道：“‘东川三恶’，淫凶残酷，孽债如山，横尸‘幽灵谷’口，犹嫌太晚。但‘飞环